

【怀旧记】

童年『瓜』事

□钟倩

天说热就热了起来,最心仪的水果当数西瓜。朋友说:“改天我去找你,我带上西瓜,看看谁能吃过谁?”我连声答应,原来他也爱吃西瓜。“小时候在家,我抱着半个西瓜吃,吃完把西瓜皮扣在头上,学做‘西瓜太郎’,那个时候特别开心。”他的回忆也勾起了我的童年“瓜”事。

我的童年,是在高校大院里度过的。我家住在筒子楼里。放暑假的时候,白天在大院里乘凉,大人们带着灌好的绿豆汤,还会带上半个西瓜。孩子们玩累了,就抱着西瓜,用勺子挖着吃。天热,晚上不爱吃饭,就把西瓜当饭吃。晚上出去玩,母亲经常带上半个西瓜,我跑得满头大汗,抱起西瓜就大口大口猛吃起来,不一会儿半个西瓜就见底了。小伙伴见我抱着西瓜吃,也纷纷效仿,回家端来半个西瓜,我们坐在各自的小板凳上,比赛吃西瓜,别开生面,又乐趣无穷。

筒子楼的走廊很长,公共水室位于中间位置。到了盛夏,几乎家家户户的盆里都会冰着西瓜,有的住户用水桶,一下子冰两个瓜。中午,我没有午休的习惯,有时候去同学家玩,看电视、下跳棋、做游戏,有时候就自己玩。我常常溜进水室,挨个摸摸冰着的

西瓜,将手伸进自家的水盆里,凉沁沁的,然后,踮着脚尖,努着劲儿把西瓜搬起来,将水倒掉,接盆新的,觉得这样冰得更凉。

一次,中午我去邻居敏敏家玩,她正在画水墨画。等她画完,就能和我玩了,她让我去水室涮画笔,她在家收拾桌子。可能是太兴奋了,我打开水龙头就涮起画笔来,等我发现盆里冰着个西瓜的时候,已经晚了,墨色在盆中扩散开来,像四处游动的小蝌蚪,越来越多,越来越浓。我天生胆小,此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:快跑!我把画笔送回敏敏家,接着就跑回家了。刚躺在床上,便听见走廊里传来大声呵斥的声音:“这是谁家孩子干的?拿着人家的西瓜搞恶作剧,太不像话了……”母亲闻声,赶忙出去。敏敏的妈妈也刚巧回来,她以为是敏敏干的,我听到敏敏委屈地解释。母亲进屋,把我揪了出去,让我给人家道歉,说罢,从自己家挑了个最大的西瓜送到对方家中。庆幸的是父亲不在家,我逃过一顿打。这场西瓜闹剧,令我终生难忘。

作为高温福利,父亲的单位也发西瓜。他是积极分子,脏活累活跑在前面,发放福利也总是先让别人领。每次发西瓜,他都最后才去领,领回来的西瓜奇形

怪状,好多都是“大枕头”,长长的。母亲拍拍,听听声音,说道:“不好!”切开后,白瓤的,再切开一个,还是白瓤的。父亲微微一笑:“白瓤的也能吃,你们不吃我自己吃!”气得我直跺脚:“你赖皮!你这样不吃亏了吗?”说着,眼泪滚落出来,怎么也想不通。长大后,我慢慢读懂父亲,他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,赢得的是信任,还有无尽的爱。常常吃亏,是种福气。

我的家乡济南有“四大火炉之一”的美誉,每到夏天,人们用泉水冰镇西瓜,拔凉拔凉的,又脆又甜,吃得特别恣意,泉水人家院落里的井就是天然的冰箱。再来一碗泉水大碗茶或泉水酸梅汤,会更加清爽。

吃西瓜,也是一门学问。不同的人,有着不同的吃法。汪曾祺先生的吃法很独特: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喀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他还介绍故乡的瓜:“天下皆重‘黑籽红瓤’,吾乡独以‘三白’为贵:白皮、白瓤、白籽。‘三白’以东墩产者最佳。”美食家李渔注重养生,酷暑时节,他在户外吃瓜、纳凉,现代人往往只有艳羡的份儿:“夏不渴客,亦无客至,匪止头巾不设,并衫

履而废之”,“欲食瓜而瓜生户外,思啖果而果落树头。”夏天不出门,也不穿衣服,想吃瓜,瓜就长在门外,想吃果,果就落在树下,此等享受,谁人与共?

我最刻骨铭心的是丰子恺家孩子们吃瓜的场景,富有童趣,可爱、温暖,叫人感动。夏日的傍晚,他带着四个孩子来到小院中,坐着吃西瓜。孩子们吃得百感畅快,三岁的阿韦摇摆着身子,一面嚼西瓜,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的声音;五岁的瞻瞻即兴作诗:“瞻瞻吃西瓜,宝姊姊吃西瓜,软软吃西瓜,阿韦吃西瓜。”九岁的阿宝,七岁的软软最后总结: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。”

西瓜的味道,满溢着童年的幸福,绵延着家庭的温情,迤迤出美丽的向往以及美好的心愿。“绵绵瓜瓞,民之初生”,西瓜寓意多子多福,家族兴旺,然而,“瓜瓞绵绵”的何尝不是一颗初心呢?清洁、饱满、天真、稚拙。这是最初的神往,也是最美的凝视。只是,今天还能看得到吗?如果西瓜只剩下了品尝,没有了成堆的清涼,围坐的热闹、冰瓜的耐心,我们还能吃出什么味道?

童年“瓜”事,我怀恋的不只是友情,还有那种氛围:相伴,相随,欲求很少,快乐很多。

【在人间】

雨的记忆

□星袁蒙沂

这个地方,很多年没像今夏这样一场接一场下雨了。去年这时候还到处在抗旱,附近河里根本没水。可今年入夏以来,雨下了一场再一场,算上这次,光大雨已下过三场。

第一场大雨,来得毫无防备。雨后留给乡亲们的,是绽放在脸上的惊喜。炎热的夏天,下上一场大雨,少说能维持个把星期,如果是小雨,顶多能坚持两三天,早怕了的乡亲们淋着小雨也难免忧郁,下一场雨啥时候下?

第二场大雨到前,单位收到上级通知,并提前一天贴出大风大雨预警。前一场雨过去没几天呢,再迎来一场大雨,着实让人高兴。山区怕旱,雨水多一些,省得整日愁着抗旱,农民的日子会好过些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,电话那端的他难掩兴奋之情,说早听气象预报了,只是担心不准。

大雨说来便来。下午三点钟时,儿子幼儿园老师打来电话,让我去接他回家,说是教育局下的通知。听老师的口气,不立即接都不行。窗外雨比瓢泼,倾盆而下,这个时候咋接孩子?可是如果按这个模式继续下,再去接就更难了。我撑着雨伞跑到院

中,钻进车里。只开门收伞的瞬间,雨便打湿了座位。

单位到儿子学校,不过一千多米,但要经过一处国道。我开车驶出院子,一到大路,车子感应器就被路上晃动的积水“波涛”吓到,一直不停地报警。我知道水深,不敢停车,一直加着油门小心翼翼地往前冲,有点在海边冲浪的感觉。

国道两侧的路上,水也不浅,就在学校门口,一辆疾速行驶的轿车在雨中追尾,和一辆货车相撞。我把儿子接出来,原路返回。车在路上行驶,就像驶入一条平坦的小河道。

雨停不久,我在微信中看到一则寻人启事,当地两个结伴外出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失踪了。

大雨的降临,对于久旱的庄稼,是件幸事,风调雨顺是农民一直的期盼。但中雨、大雨甚至大暴雨、特大暴雨的突然出现,又具有很大的破坏性。尤其是地势低洼的地区,若做不好防范,一旦受灾,后果极其严重。

今年第二场大雨时,我农村老家的一个堂姐开车在市区道路上行驶,开着开着,轿车的发动机便灌进了水,车被淹了,不



得不等雨停找修理厂维修。

大概二十多年前,我农村老家那边的植被没现在茂盛,野外的草被拔下来,当柴火的当柴火,当草料的当草料,除了梯田里的果树、庄稼,山坡上基本上是秃的。那时下一场大雨,山沟里泥水伴着小石块奔涌而下。很多梯田经不住雨水冲刷,不断倒塌。我站在老家的平房顶上看过多次,大雨过后,北山上的梯田到处倒塌,原本一排排的梯田坝子,到处被冲开长长的豁口。

那时,常见黑压压的云层把天空堵得异常沉闷,令人猜不透它的厚度。忽然刮起几阵来路不明的大风,扫过高低不一的树梢,整棵整棵的树立即配合着风声,一次次弯下腰肢,疯狂地为即将到来的大雨造势。

云层里极速闪几下,刺眼的电光像些随意乱扎的根须,在昏黑的天空中利剑般出鞘,以难以琢磨的速度和方式刺出。轰隆隆的雷声中,厚得没边的云层像无边的水库突然打开了无数闸门,大雨泄洪般从天空灌下,像大海在上空崩塌了似的。

那时候植被少,大雨一来,沟满河平,梯田的坝子到处倒塌,水土流失严重。现在的野外被各种植被覆盖,绿成一片,几场大雨过后,沟谷中并无汹涌的泥沙石,代之以清水缓流,在长满野草的河道里呼呼流淌。

多年不见这样足的水雨了,老百姓都在盼。雨多是好事,预警和防护工作做到位,雨水就能变成父亲和众乡亲眼中的喜雨、福雨、舒心雨。

【藏书记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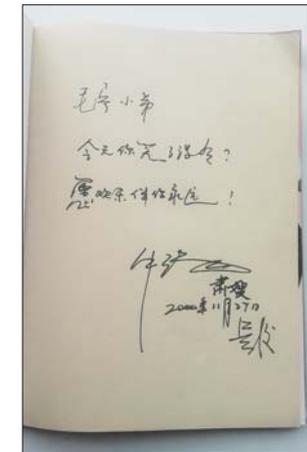
曾经真情

□刘中蔚

收藏一本书,最高境界应当是什么?我认为,应该是挖掘出这本书背后的故事。不过,能被挖掘出故事的书其实并不多,购买一百本,未必有一本。然而我最近却收到了这样一本书。

这本书是现代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《今天你笑了没有——笑妈赵丽蓉的天堂问候》。它是赵丽蓉老师去世之后由牛群主编的赵老师纪念图册。书的环衬页有牛群夫妇的长篇题字“毛宁小弟 今天你笑了吗?愿欢乐伴你永远!牛群 2000年11月27日”,并有牛夫人刘肃的落款“肃嫂”和时任牛群助手吴俊的亲笔签名。它是牛群及身边人送给歌手毛宁的祝福。

有些朋友可能还记得发生在2000年11月22日的歌手毛宁遇刺事件。当晚毛宁用餐之后,驱车前往录音棚录制新歌,半路停车买水时,突遭三个歹徒抢劫,毛宁奋力反抗,被歹徒连刺三刀,幸未危及生命。没有想到的是,此事不久后被媒体爆料,说是“同性恋情杀”事件。毛宁出



面解释也无济于事,他因此一度自闭,两三个月不敢出门,沉寂了很长时间。

2001年3月,牛群夫人刘肃接受记者采访,道出了这件事的后续发展状况。事情发生以后,作为毛宁圈内至交,牛群夫妇给了他非常多的支持。刘肃和毛宁的另一好友蔡明经常去看望他,给他鼓励,给他信心。多年后,毛

宁接受媒体采访时,也谈到了当时的情况,如刘肃所说的一样,她和蔡明经常陪他聊天,不让他上网、看报,要他远离新闻,同时鼓励他多读书、听音乐、做运动,安排他出国散心。因为朋友的关心和陪伴,毛宁重新有了生活信心,更重拾起心爱的音乐。关于这段往事,我的这本藏书算是明证。22日被刺,27日送书,正是毛宁事发后“两三个月不敢出门”的最初时期。书上如此贴心的题字,体现了牛群夫妇对毛宁的关怀之情。

再看这本书,也体现了牛群夫妇和著名演员赵丽蓉的深厚感情。赵丽蓉生前广受观众喜爱,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笑妈”或“赵妈”。她生前在春节晚会上演出的小品,年年被评为第一。如牛群在这本书中书写的“笑妈”印象:“一个演员人喜欢并不准,难的是没人不喜欢。”赵丽蓉逝世后,牛群夫妇第一时间赶到家中拜祭,牛群的夫人刘肃全程跟踪记述、摄影,采访十余天,形成了万字长文《我所经历的这十

天》,把所见所闻写进了文章里,留在了镜头中。牛群还特意写了一首纪念歌曲《今天你笑了没有》,请卞留念先生谱曲,印在了这本书的扉页背面。

时光匆匆,赵丽蓉离开我们十六年了。这十六年,牛群夫妇也几经沉浮,牛群蒙城任职失败后,辗转又回到舞台上,但与当年和冯巩搭档时的盛况相比,差距很大,2007年更是传出了离婚事件,2009年曾在《鲁豫有约》节目中作出澄清,至今真相未知。而毛宁,更是在去年被爆出吸毒,被捕后因不符合羁押条件,短暂拘留即获释。写作此文时我忽然想,如今毛宁如再看到此书,想到这些朋友曾经的关爱和扶持,会是一种什么感觉?他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和后悔吗?对感情之事,我有个说法:当时是真,今亦不假。纵使如今有变,可有这本书在,无论铅印的字还是手写的字,都证明这些事情真实发生过,它依旧是这茫茫尘世中曾存的一份珍贵而诚挚的情感。